

清晨,庙前的街道上依旧是静谧的,偶尔有几只鸟儿飞过,发出婉转的鸣叫。然而,菜市场却早已热闹起来。在这里,老百姓的生活不仅是生动的,也是美好的。

庙前菜市场位于镇小学对面,每天清晨四五点左右,商贩们开始摆摊,纷纷把新鲜的蔬菜、水果、肉类、海鲜等各类食品整齐摆在柜台上或放在地上,等待顾客的到来。这里不仅有本地的特产,还有一些外地的名产。各种各样的食品琳琅满目,让人垂涎欲滴。

庙前菜市场是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场所,它不仅是一个买卖货物的地方,更是社交和交流的平台。商贩们和顾客们不仅是买卖的关系,也是彼此之间的朋友和知己,他们在这里分享生活中的点滴,也会互相帮助和支持。

不到六点,菜市场里的人流逐渐增多,各式各样的人群在这里聚集,让整个菜市场热闹非凡。商贩从容不迫地一边吆喝着自己的商品,一边与客人讨价还价。还有些互相交谈着,分享着自己的经历和生活乐趣,即使是购买量很少的顾客,商贩们依旧乐此不疲,因为这是他们日复一日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,也是他们与顾客交流、互动的机会。他们的脸上总是洋溢着热情与微笑,这里的每一个场景都在默默地诉说着生活的美好。

源溪的滩戏,知道的人不少,但其原生态美景,却一直是藏在深山人未识,直到近年才有摄影人和登山爱好者涉猎。

源溪村坐落在贵池区梅街镇境内,地处白洋河源头大峡谷,除当地人外,这里一度是无人涉足的处女地。我曾跟随一帮登山爱好者上去过,沿途原生态风貌纯朴自然,方圆20多公里南北走向的大峡谷,溪水清澈甘甜,峡谷两岸山峦耸立,峭壁悬崖,林木苍郁,瀑布飞溅。沿着被灌木和草从淹没不见天日的崎岖小径而上,一路全是茂林修竹,各种树木遮天蔽日。这儿看不到拥挤的人群,听不到嘈杂的市声,只有风声鸟声林涛声和大小瀑布的轰鸣声。这些天籁之声衬托出周围环境的幽谧与安宁,真是难得的一处世外桃源!一股山泉从海拔1000多米处沿着九曲十八弯的峡谷奔泻而下,形成大大小小瀑布,有的似银盆溢水,若珍珠吐翠,恬静优美;有的叠水翻涌,水雾腾飞,巨大的水流声回荡山谷,让人倍感清爽、酣畅,让人尽享山野的动态美和音韵美。

庙前菜市场

◆ 罗其富

菜市场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地方,不仅是庙前的大千世界,也是社会的缩影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。走进这里,你会发现生活原来是这样的丰富多彩,我们似乎会在这里找到一种生命的真谛。

我遇到一位退休老人,他每天早上都会来这里买菜,然后兴致勃勃地回家做饭,开始他漫长的一天,觉得很幸福。还有一个小贩跟我分享了他的经历,他工作了十多年才在庙前开了自己的店。他说他喜欢这里的环境,因为这里的人都很淳朴和善良。

在这里,老百姓们的生活都是简单而美好的。他们喜欢在菜市场里遇见不同的人,也喜欢在这里寻觅自己心仪的蔬菜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菜市场是能让人体会生活真谛的地方。有一个简单而美好的、充满人情味的菜市场,可以从中细品人生百味。

当然,菜市场的存在和发展,也促进了庙前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的繁荣。它不仅提供就业机会,也促进了产业链的拉长。在菜市场,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产品的销售和交易,这些产品的来源和销售渠道也在不断发展和创新,从而带动了整个小镇的繁荣和发展。

此外,菜市场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传承场所。在这里,不仅有本地蔬菜,也有外地特色的美食和食材。小镇人们通过菜市场了解到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,也加深了文化的交流。因此,对于城市的文化建设和传承,菜市场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菜市场不仅是一个经济场所,更是一个社会化服务的综合体。它承载着人们对于生活的期望和热爱,也代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。在未来,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的发展,我们相信菜市场也会不断创新和发展,成为城市文化和经济的重要支柱,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温暖。

探访源溪

◆ 方再能

在大约海拔400多米的的地方,一块三四亩面积的大岩壁深深地吸引了我,远看呈肉红色,近看是红、黄、青、紫、白五种色彩。仙寓山有个七彩玉谷,这里却是五彩峡谷,让我倍感大自然的神奇。

峡谷流泉抵达山下由窄渐宽穿村而过,水倚田园,风光旖旎。青山碧水的清纯,田园风光的恬然,高矮错落的民房,高高低低的古树,层层叠叠的梯田,曲曲折折的线条,弯弯绕绕的村道,构成的一幅幅如诗如画的生态美景,让我不时驻足欣赏,流连忘返。

源溪村自然风光绝佳,历史人文厚重。除“村头水口林”“千年银杏王”“龙洞”“黄崖绝壁”“源溪水库”“老山风光”“仙姑洞”“柯村古桥”等八景外,还有诞生于三百年前的两位历史文化名人。一位是出生于康熙十年的曹曰玮,他从12岁起拜师习武,十年如一日,终于习成以枪为拳神勇异常的武功——形意拳。兼习骑射,博览经史大义。康熙三十二年举顺天武乡试第一,即解元,康熙三十三年中武会试第

36名。他的武会试文学考卷写得完美,今保存在国家图书馆,成为极为珍贵的武学资料。武廷试弓马、对策,无与伦比,康熙亲拔一甲一名,赐武进士及第第一名,点了头名状元,授二等侍卫,成为康熙的贴身侍卫。康熙三十六年,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作乱,曹曰玮随康熙御驾亲征,立下汗马功劳。康熙四十四年奉圣上特旨,迁宁夏固原西部靖边卫副将。康熙四十五年春,擢任陕西兴安、汉羌等处挂印总兵官,并代理左都督,为正一品武官。上任后适遇连天暴雨,汉江水位暴涨,两岸泛滥成灾。他带领军民抗洪抢险,一连数日浸泡雨水中,感染寒疾医治无效,病逝时年仅36岁。其灵柩运回家乡贵池齐山安葬时,康熙遣江南布政使司参政卢鹏龙前来贵池,宣读皇上为曹曰玮致祭的祭文。一位是曹曰玮的兄长,进士曹曰瑛。曹曰瑛生于康熙元年,康熙三十三年以博学鸿词荐为翰林院待诏,内廷纂修,擅长书画,其书珠圆玉润,馆体正宗。卒于康熙六十一年,享年61岁,葬于京城大兴柳河园祖墓。

暖心平天湖

◆ 方月红

时值冬月,周末暖阳,我于午后空闲到平天湖游玩。冬日的平天湖,没有李白笔下艳丽的蓼花开,也无朱熹笔下的紫萸黄菊堪插头,然佳景无时,冬日的平天湖一样暖暖暖心。

登高望去,平天湖湖面广阔,中有小山嵌入。湖水如鸭蛋壳般澄明透亮。一座座青螺样的小山,或卧或立在湖水中,有的仿佛将湖水拥入怀中,而总有一些调皮的湖水在小山的不经意间,跳脱漫溢而去,再把小山衔在口里。

游玩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。不大一会,太阳就渐渐西斜,然高天依然湛蓝,几片天鹅羽毛样的白云,在天空写意般地徜徉。远山相接的天际,氤氲着胭脂色,那颜色既娇艳又水嫩,像不施粉黛的少女在寒风中行走的脸颊,令人动心,又惹人怜爱。

烟霜弥四泽,水汽隐三光。此时微风一漾,湖面似贵妃容仪,百媚横生,曼妙多姿。近岸,有青螺样的山影,明暗交错;湖心,湖水若貂蝉拜月,清明清亮;湖心往西,湖面被绯红与沁黄混合的颜色浸润着,若粉黛乱子草一样轻柔。小舟如叶倚着斜晖,轻轻破浪,划出犁头样的水弧。

一枚枚凋零的残荷和芦苇,依然守在时光里,她们在夕阳余辉的映照下,显得苍茫而又温实,古朴而充满诗意。你望着残荷那柔弱的身躯,你望着那看似坚毅,其实薄脆的芦苇和那斜倚一边的苇叶,就感到仿佛触摸到了久藏胸口的朱砂痣,暖眼的同时,也非常地暖心。

月亮早早地就起山了,如同一面白玉盘,又若初出闺中,不施粉黛的西施,款款地立在望华楼左右。

渐渐地,月儿行至竹林间,似慵懒般暂歇,把水一样的清光洒漏在眇眇的地面;不一会,月儿漫步于乌柏树梢。乌柏艳红色外衣已被秋风吹落,露出一簇簇褪去外壳的柏籽。白白的柏籽,在月光的映衬下,如同一树白梅樱雪,朵朵光鲜,束束靓丽。

月光映照,远山起伏错落,色深如黛;近水参差斑驳,幽暗靛蓝。望华楼像神仙居住的仙阙,灯火通明,倒影映在湖中,闪烁,缥缈。远处湖岸上的路灯,像镶嵌在皇冠上的宝石,让人心驰神往。

水鸟不鸣,悄然而飞,黑影如电,唯有脚蹼划过水面,若古琴铮铮越过指间。

余光中说,总有那么一座城,锦盒一般珍藏着你半生的脚印和指纹,珍藏着你一颗颗一粒粒记忆。

池州就是这么一座城,平天湖就是人们一粒最精致最婉约最唯美的记忆。所以,不管是远离了这座城,还是依然奋斗在这座城,平天湖无时不在的佳景,都会牵扯着你的情丝,像你胸口珍藏的朱砂痣,暖你的眼,暖你的心。

常怀感恩之心

◆ 刘世安

俗话说,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我们一生要感恩的人很多。

必须感恩赋予我们生命的父母。都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,其实是天下没有不是的子女。父母对子女的爱,更多的是无私,果真有什么要求,大多也是为了子女好——尽管这个“好”有时经不起推敲。父母为子女付出一切的情形比比皆是,子女不把父母放在心上的例子从不乏见。有些人天生残疾,父母能够始终如一地照顾几十年;父母年老体衰后被子女嫌弃的却时有耳闻,大多父母听之任之,逆来顺受。早年物资匮乏,父母想尽一切办法养育子女,宁愿自己饿着也不亏待子女;近年物质丰富,父母无所不用其极地在子女身上投入,生怕子女“跟不上”“吃了亏”,生命的每个细节都彰显着父母的恩。

兄弟姐妹、同学、亲友、战友、同事等,都是上苍赐予的缘分。能够同流一腔血、同吃一口奶、同在一个屋檐下,该是多大的幸运?有的兄弟姐妹中年长的照顾年幼的,年幼的何尝不在感激年长的?相互扶助,相得益彰。有了兄弟姐妹,幼年伙伴,成年是帮手,从身体到心理都更健康。打虎亲兄弟,关键时刻往往还是兄弟姐妹更踏实、可靠。兄弟姐妹的恩情与生俱来,想想都觉得美好,除了珍惜焉有其他?还有我们一起走过人生岁月的同学、战友等,在家靠父母,出外靠朋友,大家彼此帮助,学习进步,难道不应善待他们,感恩铭记?

老师也是我们人生路上的恩人。人人都知道父母不可或缺,父母是人生的第一任老师。在我们上学后,老师的影响至关重要。名师出高徒,师徒如父子,说的都是老师的重要性。碰到一个好老师,得到及时引导,人的一生活都不一样。幸运的是,笔者小学、中学能碰到好老师,大学依然碰到好老师,这些老师让我一步步走得更稳、看得更远。步入社会后,萍水相逢的人同样可以成为良师益友,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嘛。老师的恩情无论如何感激都不过分。如果说父母给了我生命,那老师就给了我灵魂。

夫妻缘分是这个世界上最奇妙的情感。父母的确亲,兄弟姐妹实在好,但真正陪伴一生的是毫无血缘关系的配偶。卧榻之侧,岂容他人安睡?唯独配偶例外。朝夕相处,无时无刻不是真实、真情,在这个世界上相互了解最深的,夫妻理应在第一。不少夫妻一起生活时间长了,连容貌都越来越像,言语、动作更是如出一辙。一日夫妻百日恩,而同他人相比,夫妻相处时间最长,一日顶一百日,这份恩情之深、之广,只能用大海、天空来形容。若说父母、兄弟姐妹的恩情存在报答的可能,那夫妻之恩此生只有亏欠的份,所以时时刻刻都要铭记在心,通过一言一行来回回应、致敬。

看着自己的子女长大,才知道成长原来是这样的:父母表面是自己的老师,其实子女更是父母的老师。人们习惯于盯着带孩子如何不易,忽视了带孩子无所不在的乐趣,世界上任何奇特的玩具都无法同有生命的孩子相提并论。父母说是抚育子女成长,何尝不是通过孩子磨砺耐心、催生良知、完善品格?都知道子女要报父母的恩,其实父母也应报答子女有意无意中的恩德。

恩德无处不在。一呼一吸之间,我们都在享用大自然的恩赐。人生要常怀感恩之心,多一份感恩,世间就会多一份美好……



芦花映长桥

赵丽萍 摄

故乡的路是平坦、坚实的,它承载着一方百姓的希望,连接着蓝天下更远更广阔的天地。

故乡的路从最初的泥土路到砂砾铺就的路,那是经历了漫长岁月的。我的幼年求学之路都是在颠簸中踉跄而行,绵绵阴雨让路面泥泞不堪,泥水顺着大腿溅到身上,那是万国地图在我的身上的集中展示,是让人辛酸的勾勒。雨停后,叠加的脚印起伏着,像远处的大山浓缩了比例尺寸,每一步,都让我的脚踝备受摧残。冬日,解冻的路面坑洼里折射出无数寒光,裂痕,像一张张劳苦的脸,皱褶纵横。

犹记少时,在凌晨时分,被老父叫起,去卖柴。故乡是平原,燃料匮乏,那是父辈们从山里历经万苦千辛砍伐而来的柴火,肩挑背驼备受艰辛啊!

寒星点点,睡意朦胧,一条锚针插入柴中。跟在父亲身后,屋檐下的路被黑暗吞噬。拮据的生活手筒是奢侈品,我们不能拥有。深一脚浅一脚,我稚嫩的双肩担起生活的重负。那刀背一样的路,让我饱受苦辛。天虽寒,然而重负之下,少年的我却汗流浹背。

故乡的路

◆ 章伟良

忘不了邻人突发疾病,雨夜路滑,众人汗水和着雨水把病人抬到了乡卫生院;忘不了我的孩子在母腹中急切待产,全家人找来了机帆船,距离河岸的几百米路,那是怎样的七手八脚,怎样的焦急煎熬。

时事变迁,故乡终于开辟了另一条出行路。初时,砾石铺陈,顽石的棱角极张狂地消磨着我们足下布鞋,自行车的轮胎常常无力哀叹,穿胎漏气让人进退两难。

可是,时代与经济的局限,村民们只好接受在他们看来已经是很不错的出行条件了。

终于等来了水泥罐车轰隆隆地开进

故乡的乡道,我看到乡民们欢欣鼓舞,他们的脸上绽开了笑容,就像当初告别煤油灯在雪亮的灯光下彻夜无眠那样的兴奋。旋转的铁罐子里不断吐出让人久盼的兴奋,摊平、磨压,平展展的路面在向前延伸。

汽车的鸣笛声也多了起来,那是告别昔日坎坷的庄严宣告。马达的隆隆之声,奏响向幸福出发的激昂乐章。

故乡的河上架起了桥,昔日的渡船被收藏进时光的博物馆,熊熊烈焰和缕缕炊烟早已消失殆尽。沟壑天堑不再,我看到我的堂弟在桥上垂钓,一个甩竿,就把一条活跳跳的水里白条扯上了岸。我说,今

晚来你家喝酒。

堂弟突然一笑:照!

如今故乡的路三纵二横,旧时的坟垅上也浇筑了水泥。每个村民组之间也有水泥路,像棋盘一般纵横相通。

每回归来,若有闲暇,必定在乡的路上走走,或黄昏,或晨曦。

夕色如火,在天际燃烧,幢幢小楼披上晚霞,熠熠生辉,新农村别样风貌定格在我的眸中。我想,我若是个画家,必定痴迷在此情此景之中,必定不吝丹青。村路上觅儿时玩伴,寻父辈同龄人,执手寒暄,语言里透着关爱与共勉;朝霞初上,田间禾尖露珠滚动,灵动之处,我若是诗人,必定诗意汹涌。再蹇人陌陌田畴,看小草茵茵,听蛙虫喃喃低语,任露珠沐浴。小河水澈,碧波荡漾。早起的水鸟立在柔枝之上,聚精会神,作势欲扑,它在捕捉战机,捕获着生命的所需。

凡此种种,在故乡,在浓郁的乡土气息中随处可见。

故乡的路围绕着村庄,造福着乡民。难忘故乡的路,我仿佛在梦里,在都市宽广的马路上都看到了它的影子。